



## 溫瑞安詩選 (1976)

### 【導 讀】

溫瑞安 (1954-)，出生於霹靂州美羅鎮，祖籍廣東梅縣，曾用溫涼玉等筆名。一九六七年創辦「綠洲社」和《綠洲期刊》，一九七三年正式創立「天狼星詩社」，設有十大分社，由其兄溫任平出任總社長。一九七四年九月，溫瑞安與詩社部分核心成員一起赴台留學，他進入台大中文系就讀。翌年，溫瑞安與旅台的夥伴因台馬兩地詩社的內部分歧，集體脫離天狼星詩社，於一九七六年一日一日，另創「神州詩社」(後改稱「神州社」)。一九八〇年九月廿五日，溫瑞安和方娥真被台灣警備總部誣以「涉嫌叛亂」罪名逮捕，經過一段時間的囚禁之後，被遣送出境，轉赴香港發展。著有詩集《將軍令》(1973)和《山河錄》(1979)、《楚漢》(1990)，散文集《龍哭千里》(1977)，以及小說集《神州奇俠》(1978)、《四大名捕會京師》(1979)等數百部武俠小說。

本輯所選的四首長詩，出自第三部詩集《楚漢》。嚴格說來這是一部精選加新作的自選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山河錄(十首)」，經過溫瑞安重新刪修。但刪改的篇幅平均在百分之五以內，無損原作之形神，故本輯以新版為準。

鍾怡雯在〈遮蔽的抒情——馬華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討論到《山河錄》時指出：早在成立神州詩社之前，溫瑞安便把他的浪漫詩情投影在中國想像。神州詩社成立之

後，溫瑞安實踐浪漫的方式，一是結社，二是練武，兩者均為中國想像的產物，再加上兒女情長，簡而言之，武俠世界的「俠骨柔情」是他的生活寫照，《山河錄》則是中國想像的代表詩作。

《山河錄》十首詩作完成於一九七六年，以長安、江南、長江、黃河、峨嵋、崑崙、少林、武當等典型的中國地理意象為詩題。峨嵋、崑崙、少林、武當是武俠小說不可或缺的地理圖景，具有普遍的象徵意義。溫瑞安藉由「想像」而「創造」了他的「共同體」，這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來自共同的文化根源，也就是文化中國。對文化中國的追尋催生了他的浪漫風格，那種接近屈原的、楚國「巫」風的浪漫傳統，林耀德〈筆走龍蛇〉特別指出溫瑞安完成了「中國抒情文體的大河詩型」：「但是《山河錄》所佔據的位置，是七〇年代華文詩的最高成就之一，那龐碩的心象和交響詩的音象首度成功地規模了中國抒情文體的大河詩型，作者雖沒有去過長安、江南、長江或者黃河，但是這種經驗的匱乏反而迫使他進入一組嶄新而富創意的精神領域，他的經驗不在『地點』，而在於一個輻射性的多維空間。」林耀德所謂「經驗的匱乏」對溫瑞安而言是必要的條件，匱乏可以超越現實的限制，充分發揮他的浪漫想像。溫瑞安的生活就是可供分析和討論的文本。這是一個有趣的，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個案。連他自己也宣稱「沒有人能忍受我這種貪得無厭的浪漫」，浪漫風格的極致，則是延伸出「為中國做點事」的使命感，此其一；其二，中國想像只有透過象徵符號與歷史連結才能發揮，於是他以文學的磚瓦所建構的中國藍圖，必得避

開真實／現實，或至少把真實／現實涵蓋到想像中，才能再造抽象的、個人的中國。

溫瑞安的散文有一個構成「浪漫」的辭庫可供調度使用，詩的辭庫則是江湖、長劍、寶刀、煙雨、枯燈、琴、白衣、江南等武俠意象，他調動的語言來自古典中國，現實建構在這些語言之上，組成內部場域，形成烏托邦。因此《山河錄》這組龐大的敘事抒情詩裡，塑造了狂狷書生行走錦繡神州的形象，讀經、練拳，處理江湖世事，具有「小說敘事」的功能；此外，他的詩裡隱藏了傾訴對象「妳」，作為情感的寄託，「妳」最大功能是讓溫瑞安的浪漫抒情發揮到極致：「我是那上京應考而不讀書的書生／來洛陽是為了求看妳的倒影／水裡的絕筆，天光裡的遺容／挽絕妳小小的清瘦／一瓢飲妳小小的豐滿」。這一首〈黃河〉的背景是在古代，上京應考而不讀書，指出敘事者的狂傲和自大，以及不流俗。第二句則進一步說明應考而不讀書的原因，乃是為了佳人的「倒影」。「我」其實更接近作者意圖呈現的「理想作者」，「看妳的倒影」同時也讓讀者看到作者的倒影，那自戀自大耽美的敘事者個性。《山河錄》以詩寫俠情，以敘事加抒情實現他的夢想／幻想。有時敘事者則成為旁觀者，憧憬古之俠者，「那一去不復返的壯士／姓甚名誰，天下只有妳我二人共知」。無論旁觀或敘事，溫瑞安追尋的是一種存在於中國古典的意境或情懷，因此現實的一切都要進入古中國時空，被符號化，才能存在。

透過〈遮蔽的抒情〉，可以進一步去思索《山河錄》的寫作策略。首先，溫瑞安將這一系列組詩設定在「俠骨柔情」的抒情模式，形塑了必要的聆聽者和傾訴的語言基調，

再把他最擅長的古典中國語彙、宏大的山川意象，透過一慣的雄渾修辭技巧，融鑄成武俠小說的江湖氛圍，在激昂的抒情／敘事進程中，構成縱橫天下河山的龐大格局。這十首組詩，並非黃錦樹所說的「《山河錄》是溫瑞安寫給方峨真的情詩」，而是假借這個「類似情詩」的抒情架構，淋漓盡致的施展溫瑞安特有的一種恃才傲物、大氣磅礴的寫詩才華。他比誰都清楚——內心那股無比澎湃的浪漫抒情風，必有所依。大鵬展翅，「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而風斯在下矣」。《山河錄》寫作藍圖裡的蓄勢待發的古典武俠元素、山河意象系統，皆仰賴其狂飆式的浪漫情懷來升華成雄渾的詩篇，唯有借助「真正的情人」才能點燃、驅動這股書寫的力量。浪漫情懷，正是撐起垂天大翼的九萬里風勢。於是我們看到溫瑞安憑著一股熱血，將整個神州的雄川偉嶽，逐一收攏到俠骨柔情的詩篇裡，一輯「江山美人」的大製作，於焉完成。溫瑞安經營雄渾寫作的核心要素，即是「浪漫情懷」和「情人（真實的聆聽者）」，兩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至於《山河錄》在語言上的問題，鄭明嫻在〈溫瑞安論〉有相當扼要的剖析：溫瑞安的詩，意象繁複，文字濃稠，旋律感足，而這些都不是他一刀一斧細細鑿出的造型；讀其詩，我們可以意識到所謂雕蟲之為小技，乃壯夫無暇顧及。也就是說，不論在大架構或小枝節的處理上，他都留有修葺的餘地，然而他一向命意跑在文字之前，才氣驅策文氣流動，似乎永遠也停不下來做整理細節的工作。

溫瑞安一慣以才情寫詩，大刀闊斧，不經錘煉，雖然利弊互見，卻也成為他獨步江湖的風格特質。

[山河錄第四部分]

## 黃河 (1976)

是日：我的歌是一道靜靜的水流穿出幽谷本是悠閒，而後激越。越是荒漠，越是悲壯。轉轉折折，許許多多匯合後，化成一條萬古雲霄萬古愁的身姿，浩浩蕩蕩地唱：  
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的悲傷是千萬人的悲傷我的歌是千萬人的歌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

流動是可喜的  
成為一池碧潭卻是……

在所有的冬樹裡  
我是風，自湖水的衣襟摺過  
在一棵枯枝間停留  
驚見兩掌紅紅而纖小的葉。  
我是幽靜的水流  
上可以幾千萬里  
成千軍萬馬的降臨  
下可以成瀑布  
把岩石沖激成沖激的岩石  
那我就化身成人吧  
殺身成仁，風湧雲動

在斷崖上，斷日下  
一件白衣蕩蕩而飄

輕愁是美好的  
可是執著呢？……  
在大夢中，  
我是那尋尋覓覓  
叩訪驚喜的人。究竟誰是  
俠骨的真？今天我寫詩  
明天我的路更遠  
從等待驚喜  
到迷惘得在暮色裡摘花  
在蒼茫中回首  
看月窗前的自己和她  
不甚清楚。我今天要走  
明天雪雨動林  
在遲了千百年後的今宵  
我們於風塵中相見  
僅僅讓君子知道  
許多感動因年齡而不再  
我難以再作悲傷的流露……  
而今大江一重，攔在身前  
兄弟，讀您的詩才幾行  
大江已寒……

今天我送你

明天路可以遠至逍遙千里  
冷漠是可喜的  
真摯的一驚呢？  
在全然的黑暗中  
風和風在呼嘯葉子和葉子在回應  
我感覺到妳就是和我走那  
不了解長路的人。  
沒有關懷，不說一句話  
怕更受傷。怕沒有風。怕沒有溫暖的黑暗。怕一朵花謝  
和她的開……  
燈乍亮，妳還是端坐在千萬人中  
那麼脆弱而易受傷  
或作嗔喜，或作自衛而笑……  
而千萬人中，我就渴望那麼一眼  
千萬年中，我生來就為等著  
千次萬次中，就白衣那麼一次  
當杏花。煙雨。綠水江南  
岸。當我詩篇背後  
透出銀色的字  
妳喜悅不喜悅？  
感動是可憂的  
而我年歲悠悠……  
  
就化身為枯藤松柏吧  
我有更長而倦的守望  
在許多敬佩與不敬佩的目光中

妳的了解更是抹不去的一筆。  
容顏可以秀動娥眉  
我是多麼嚮往那綠水的情懷  
妳縱化為悄悄的女魂  
小心我便是那珍藏古鏡的書生  
把妳攝入鏡中，是時是候  
便輕聲一聲二聲三聲呵暖妳  
要妳出來伴我長夜枯燈  
我一劍西來  
妳衣裙裊動  
那麼小小的可愛  
流過庭院  
我在寺中抄經  
而明天要練拳易筋……  
春山愛笑  
明天我的路更遠  
馬蹄成了蝴蝶  
彎弓射箭，走過綠林  
我是那上京應考而不讀書的書生  
來洛陽是為求看妳的倒影  
水裡的絕筆，天光裡的遺言  
挽絕妳小小的清瘦  
一瓢飲妳小小的豐滿  
就是愛情和失戀  
使我一首詩又一首詩  
活得像泰山刻石驚濤裂岸的第一筆……



我的筆又苦又尖  
夢是可喜  
愛是可憂  
我還有靜靜的玄關要迎送  
妳聽我步履遠去  
我送妳迎風  
浩浩蕩蕩，長洲巨灘  
九洞庭，九太華  
括蒼到點蒼，我的金剛經  
比出閘時更勢若滄浪  
我是那自出陽關的第一水  
從柔情傳達給我激情  
剪刀峰，大小瀧秋飛瀑  
一氣呵成而瀉千里  
我的歌不盡  
上可以九萬里而不止  
下可以……

我還是那不應考而為騎駿馬上京的一介寒生  
秋水成劍，生平最樂  
無數知音可刎項  
紅顏能為長劍而琴斷，寶刀能為知己而輕用  
有女拂袖。有女明燈。有女答客。  
沏茶還是茗酒  
為劍可以白衣

可以飄行千里  
而我正有遠遠的路要走……

越來越接近那吼聲了  
那是沒有終止的衝決  
崩卻原是蒼茫灘上的  
一夫當關，狠命一守  
氣勢自出，歲月愈久  
我的京試愈垂青史……

這首詩我不停而寫  
才氣妳究竟什麼時候才斷絕？  
水聲更近，天涯無盡  
在此訣別，紅顏知音  
那在雁蕩的飛躍之君子  
那燭光中仍獨挹清芬之秀顏  
幾時才在明月天山間  
我化成大海  
妳化成清風  
我們再守一守  
那錦繡的神州……

[山河錄第六部分]

崑崙 (1976)

去留肝膽……  
世人各相遺  
留我兩崑崙。  
王已經是棄我的王  
當十二面金牌令下  
我是惶惶惶惶地領死  
填賀蘭山缺以力萬鈞的刀鋒還是筆鋒？  
涼風自天末緩緩刺繡  
那麼自然的流水宛若流年  
去留肝膽兩……  
是崆峒那管無人的簫  
還是霹靂那無聲的雷  
世人寫詩，已沒有了自己，  
而我仍守住那不被了解的旗！  
妳是我睡夢中的驚醒？  
還是我政府裡的反對黨？  
誰是我風煙裡搖拽的燈？  
誰是那羽扇綸巾的人？  
去留肝膽兩崑……  
崑崙太遠。我是殘日下  
落霞裡的死守的老將

烽火臺上最後的自焚  
一股狼煙衝天庭  
我是那眼睜睜的復仇人  
買舟出海，蕩漾激越的江山  
執棹成憤慨的寺  
那一股連燒七十二經的火  
只能把我逼戒於酒  
寄情於山水  
而沒有挽留。  
江水天天唱那壯烈的歌  
易水仍寒，煙水仍冷  
你行舟何處？  
去留肝膽——  
你無處投！  
第一次在人間望見  
而沒有笑容。  
打破世間迷夢  
驚見老僧白髮  
兩崑崙上，本無相隔  
紅塵白刃，我要睡覺  
無終於止。我要奮鬥  
便有怒潮拍岸。  
唯有知音不斷  
是可傲的事。  
寫著時天地忽然全黑  
過去未來，人和事物

一一浮現。彷彿去到未到過  
而不知何時我曾到過的地方  
一言一行，一笑一哭  
都早有安排。  
難道我的日子已盡  
天上星河抖落  
千城人皆靜  
唯我獨行於長街  
千百年後  
誰思我如燈  
夜夜開亮？  
妳縱化成香魂來叩我月下門  
莫忘了我會關窗  
不再讓妳逃走  
去留肝膽！  
從失去，獲得，到從我雙掌中溜走  
歲月啊，大江寒時  
我迎風力戰  
妳將化成什麼來觀看？  
還是等我拋下血漬未幹的刀鞘  
筆跡未枯的沉墨  
在崑崙上，我是一株松柏  
是誰化成細細的雨  
喚取那風來搖醒我？  
去留肝膽兩崑崙……

[山河錄第七部分]

武 當 (1976)

我要寫詩了  
因為心裡一個消息  
忽然開始，無從收拾  
不管今生今世，還是生生世世  
連連膜拜，到最後還是膜拜連連……

那我就登上英秀的武當山吧  
我帶一卷詩上千山萬峰  
才知道詩裡沒有人  
五嶽之外，我獨立成山峰  
誰來伴我一生的孤寂？  
寒鴉，青燈，還是抬美眸看我的小女孩？  
我歌嘯九太華成風  
還是為見春水一笑  
落成蜻蜓不經意的一點？

「讓我從筆架峰上取筆吧  
長江遞接，劍吼西風  
我以投江的身姿而下  
衣袂激起九萬里長風  
掠長安，入襄陽，綠了江南

笑盡了鶯飛草長  
啊舞者，妳蓮步輕擺曲成阡陌的水道  
而我是流竄遇寒，急急回家的風  
妳要我在那兒遇上妳  
替妳撫試娥眉，再上峨眉  
叩敲那金頂上的鐘……」  
「啊武者……你丹心汗青  
讓跟不上的我點點描描  
重樓上玄衣飛血還是飛雪  
染紅我青裙還是白衫？  
惟可死不可生，飛花醉月  
你磅礴得要與天山高遠  
而我仍在水柳旁幽幽掬月……  
休休，我鳴箏千萬遍陽關  
抵不足怒若雷霆的一擊  
我仍是震驚於茂夏的蓮台  
忽然一夜間謝盡……」

是誰的心思誰人去讀  
從大江南北一個消息傳過來山水同悲哀  
我高歌狂舞  
因為我要走了……  
因為我要走了  
妳送了千里  
仍挽水袖渡我  
我折劍為二

為妳我從此不動劍

劍為飛仙而舞  
我遙指三潭印月  
月？月在？月在天？  
天因月而天  
水因月而水  
妳可憐可憐的看我  
成為一方可憐

抬頭看我  
山峰？點蒼？還是蒼峰  
我千里突圍而來  
誰能擺擺手就迫我回去！？  
西藏飛沙，蒙古狂歌  
抵不上妳忽然想起什麼  
然後一笑

我欠妳一支不會畫畫的筆  
吻，愛眷，以及一生的照顧  
隨我飄行是隨我風華的浪跡呵  
我針灸死的殘卷  
成為活的態度  
也許我早夭  
也許我炫才  
但我會愛



而妳爭早夭  
還以筆怨我  
成了牽掛  
以前寫信  
現在對我說  
冷的手和暖的手  
誰對誰是  
刺傷的冰涼  
美麗的寒？

冬過去春就來了  
武當蓮花峰上的積雪要融解  
從南巖宮望千山重疊  
是妳我的愛撫還是闖蕩的文物  
八宮、二觀、三十六庵堂  
我們上樓成宮殿  
下樓成茅屋一間  
瀑布、雨霞、白鶴齊齊飛去  
七十二岩廟、三十九橋、十二亭  
成了英秀的景  
風景之外就是  
妳走過石階，走上門臺，走入雲海  
我追出去……忽然彼此都望不見  
哪，說過以後不動劍了  
舞劍式，武劍舞

何苦只懷念！  
回到故土，水畔柳邊  
妳說美麗的燈  
我說是燭光  
曾經照亮妳  
一驚的豔容……

我說武當啊我的激越我的悲傷  
我感情裡不饒人的風  
乍然的驚麗，最末的遺容  
我皇皇栖栖還是要結義  
授劍、束髮、解衣  
因為大江東去，落日西盡  
梧桐一夜碧落  
妳我還活著  
怎能不極登金頂，上閣樓  
浩浩蕩蕩的迫出第一意氣  
絕世的音容？啊武當  
我們相守在年少  
相忘於江湖，不見於  
天地之悠悠。……

[山河錄第八部分]

少林 (1976)

每次你讓我的詩，擊桌碎案  
半個好字驚碎了半壁江山  
你大大聲的讀我的詩  
然後衝出長江的劍室  
門上的風鈴急搖  
你笑不出來你哭

你哭道古典比古道更遙遠  
在城市裡望夕陽  
忽然驚覺馬鳴風蕭  
那一去不復還的壯士  
姓甚名誰，天下只有你我二人共知！  
你說我不能死  
我說茶要冷了  
你挽袖提起了壺  
壺裡只有一點水  
搖響了時間的腳步  
你臉色煞然變白  
我拱手而退

你站起來就搖響了五獄的骨骼

我揚袖激起了五湖的狂風  
你飛身武夷，我落定泉州  
清涼山上，你說寂寞  
我唸佛經

你還要唸詩  
第一首半生已涼  
因為我忽然的愛  
忽然地過了三生  
驀然相遇在來世  
唱了一個喏好像唱了一首歌

歌曾經慷慨激昂的唐宋  
舞曾經皓首窮經的三蘇  
你退身少林，卻仍苦練收復中原的金剛經  
我大悲大笑。你狂舞。我仍無。

你武起風波亭上的遇刺  
我舞起契丹的快意長弓  
你說你寂寞  
我說我遇到高手  
我們被迫退入江湖  
少林寺中，早課晚課。

你試圖早日白衣下山  
我欣賞你高飛的步履像平地的鷹

你說你寂寞  
我說黃河呢？長江呢？  
從峨嵋落身到崑崙  
舞在長安，歌在江南  
武當成了懷念  
少林成了看不見……

佛家也有一怒動天的獅子吼。  
我幻化成菩薩千身  
也禁不住一聲：要是風呢？  
要是雨呢？要是你愛得不經意……  
要是你想得不夠遇到呢！  
你像拈花一般的指  
還未微笑就遇上受傷  
我說你跟我上面壁臺吧  
我們經過解劍岩

解下的是心不是劍  
你說那就失去了  
我說我們活過；  
江湖是衝殺一陣才消失的浪  
美麗的少女都愛過  
愛過才知道愛的美麗  
那真是愛……

當她的青魂出現在寺中

你才醒覺我退隱的理由  
江湖上多少傷心事呵  
你披上傷害像披上披風  
然後繼續那尋尋覓覓的傷  
你歌，你笑，你忽然失去戀愛  
當她的水魂出現於井中  
呵，我驚覺來世的約定已重現。  
我又是一變哪  
楚之舞者，上一次讀妳是在什麼時候？  
夏商周狼煙連連  
我因而出家不為僧  
而立地成廟  
上山成古松  
鐘聲連連  
下山的是少年

楚之武者……自刎於烏江  
有時候戀愛是一種甜美的自刎。  
自己完成了自己，才發現是從悲到傷  
寫了一千首詩才發現有一首沒寫  
讀書時專讀妳字旁的圈圈點點  
春時山水環水而棄山  
夏時下點小雨  
秋時稻田有種愛戀  
冬時寶鴨穿蓮  
前天我上了芭山

昨天睡時夜雨  
今天才看見  
窗外種了芭蕉  
其實我什麼地方也沒去……

楚之舞者……  
明日騎蒙古的駿馬  
後天風雲在西藏  
當妳的幽魂水一般抹過庭院  
楚之舞者……上一次見妳  
上一次見妳是在……

為了苦思上一次的約定  
下一次的再見  
我出家成了少林  
你下山報仇  
才發現仇家是自己  
我只好下山去找你  
找到試劍山莊  
只好寫成了詩  
你第一個讀……

你長嘯風動雨搖，擊案碎桌  
衝出來半步踏完了山莊  
你說寫詩要是不激動得有話要說  
就一生不寫詩

我說你去抱劍吧  
我重上少林要成為鐘  
你說你在江湖因為要代表少林  
我說楚之武者……  
你說不出來你長嘯！